

村歌里的村

——白云村的故事

□卜谷

一片片白云在湛蓝的天空飘荡,堆积着,堆积成一座座高高的白云山。灿烂的阳光普照,赣南最冷的季节,似乎就不那么寒冷。沐浴阳光,我寻着歌声探访白云深处的章贡区东外街道白云村。

●那一片白云,相牵守候;这一片白云,擦去了烦忧。

阳光中的张万镜,驾驶着电动轮椅在他的小卖店内外转来转去。取货付货,收费找钱,嘴里哼着刚学的村歌:“那一片白云,相牵守候;这一片白云,擦去了烦忧……”乐不可支地忙碌着,成为这日丽风清中的一个缩影。

村民都知道,60岁的张万镜以前苦过。不知何故,壮实实的张万镜突然患了动脉血管硬化,久治无效,截肢保命。左一截,右一截,两条好端端的腿脚,截到大腿根部。

因病致贫,张万镜一下跌到火坑里了。那时,他住的简易棚子,夏日像个火炉,蚊叮虫咬;雨天像个水帘洞,没有一处不漏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妻子屁股一拍离婚走人。没人可靠只有靠村委会,张万镜说,村干部像一棵“救命稻草”——送钱、送米、送油,让他死了的心感受到活着的勇气和温暖。村里见他的棚子实在挡不了雨水,便帮他报批,办理一块100多平方米地皮的建房手续。亲朋们帮工、帮钱又帮力,帮他建起了两层楼房。村干部还多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张万镜离去的妻子回家团圆。

张万镜妻子回来后,村里给她安排了一个保洁工作的公益岗,还搭起临时店面,供老张开间杂货铺。张万镜家的小楼地处贸易广场,出租后租金不菲,村组困难补贴也有好几百。如今,一家三口月收入5000元左右,孩子也快小学毕业,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张万镜喜欢这村歌,认为是自己心情的表达。

●那一片白云,润开枝头;这一片白云,织出了锦绣。

为大家办事,要冒多大风险呀?那年,红旗大道延伸扩建,长红村小组得到200多万元征地款,把大家乐坏了。村民正盘算能分到多少钱,传来消息说钱不能分,要由村委汇集办事业,壮大集体经济。

这可把村民都惹恼了,怒火熊熊。大家认为被夺了财路,吵吵闹闹、骂骂咧咧,凑钱将村委会告到了法院。判决后不服,又先后把案子上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折腾几年,劳民伤财,终遭败诉。村民一肚子气憋在心里,没地方撒。

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歌声悠悠,大地锦绣。承上启下,谋篇大业。村党支部书记曾维荣带领全村跳出白云村谋发展,斥资800余万元,在沙河工业园购置50亩地,建房

房当起了“大房东”;江西红日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发挥得天独厚优势,发展得生龙活虎。不管你生气怄气,村企业生机勃勃,一年年在经济大潮中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福利“水涨船高”。长红村小组作价入股的那笔钱见涨,每年年底都可分红,且越分越多,近年竟然登上100多万元红利的台阶。

输了却是赢了?输了官司赢了钱。那几个怨气最大的老者在歌声中醒过神来,他们去村委会:“曾书记,多亏你挨了那么多骂、受了那么多气也不记仇。多亏你赢了官司,要不然,我们那点钱早都用光了,哪能年年抱钱孙子、钱外孙,高兴呀!”

村里在搞村歌演唱赛,对于村歌,老者们有他们的释怀,他们的理解。

白云村的白云,让城市更灵秀,让人心更醇厚。

年年抱回钱孙子的,不止一个村小组,而是白云村15个村小组的所有老人。白云村每年拿出30%至40%的村集体纯收入,用于建立健全村民养老、医疗、救助、助学等18项福利保障制度。年满55周岁村民每月可领取200至500元生活费补贴,全村近900人获得这项补贴;年满80至100岁的老人当年可分别得3000至10000元的长寿奖,全村约70人享受了这项奖励;适龄儿童入园实行半免费,村民村内合作医疗看病就医费用全免,等等。村党支部书记曾维荣常说:“我们这些人,就要做全村老人的亲儿子,年年月月都按时把钱打到他们卡上去。”

做全村老人的亲儿子可真不容易。80多岁的烈属张万洪找来了,他家的住宅地势低,每逢下雨就遭殃,四面八方的水往这边灌,家就变成了池塘,十天半月干不了。可牵涉到四五个邻居、单位,相互扯皮,老人受不了,找上门来。曾维荣带着人一家家跑,全面防渗堵漏,疏通下水道。不知修理了多少处,不知什么时候修好的,再下雨,老人的家就不再被灌水了。张万洪与李桂英老伴无以为谢,那天扯了一面锦旗送到村委会,红艳艳的锦旗上铺满了许多不加修饰的文字,看来是二老不加掩饰的真诚心声。

人穷志不短,家富须仁义,否则也会出乱窝。某村小组黄、朱两邻居都想建房,因10公分路界争吵不休。矛盾上升,发展到聚众闹事。曾维荣赶去调解,不料遇上响器响了,一阵硝烟后,几颗铁砂嵌入右腿、右颈。伤了人,这事闹大了,弄不好,房屋建不成,建房双方胆战心惊,不断求情说软话,愿意赔偿手术费、医药费、营养费……

“我不负伤,你们就要负伤,总会有人负伤。”曾维荣是部队退役军人,他摸了摸镶嵌在肌肤内的铁砂,宽厚地笑笑说,“也不用手术,留下做个记吧。岁月静好,不忘闻闻硝烟味。”这个记忆镶嵌在曾维荣身上,也镶嵌在黄、朱村民及众人心里,两家的楼房升起多年,再也没有发生不和谐之声,倒是常常飘荡村歌的哼唧与合唱。

白云仍是原来那朵白云,白云村却不再是原来的白云村,它的外延和内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仍在发生巨大变化。伫立在白云村的高层楼宇间,我望望天上的白云,望望匆匆的村民,心中不禁感慨:大家都忙,奔忙着去挣更多的钱财,去挣更多的快乐。白云间,此起彼伏响起悠扬歌声:白云村的白云,让城市更灵秀,让人心更醇厚……

对草木,只是投去凝视的目光除此之外我当然用心地聆听听风,听雨,听春雷,听新吐的嫩叶在风中的絮语听一朵花迎着阳光绽放

如果幸运的话
我会与一只游荡的狐狸邂逅
它一身火红的皮毛
会点燃春天的目光
我还期盼听见布谷鸟的叫声
将引领我从山岗来到田野
我一步步亲近辛勤的劳作
看见父亲挥鞭鞭子吆喝耕牛
掉头的刹那他瞥了一眼新翻的泥浪
额头上的万沟壑洋溢着春色
母亲开沟、做畦、点种
把丰收的希望播进湿润的春天
我岂能辜负犁与锄头的召唤
和父母一起赤脚走进希望的田野
我弯腰弓背,脸朝黄土背朝天
把种子和着一滴滴汗水埋进泥土
我要用一片生机勃勃的发芽声
装点生命美好的春天

春野

□黄沙新

春天,我来到山岗上
在虬岩间寻觅地衣的柔软
在溪流声中寻觅青苔的茵绿
我小心翼翼,但我知道
尽管左顾右盼,寻寻觅觅
我依然无法抵达春天深处
在春天,我没有太多企图



玉兔呈祥(中国画)李遇春作

赏画:李遇春乃我市年逾八旬的知名花鸟画家,长期活跃在赣州画坛。其笔下的《玉兔呈祥》温馨雅致、春意盎然、雅俗共赏,系采卯贺年的上乘之作。该作品选用仿古色宣为基、国画墨色为材,以顾盼流连的卯兔双栖在牡丹之下为主体,配之春兰、赋之绿草,寥寥数笔,跃然纸上,颇有信手拈来、笔翰如流之妙趣。作者采用融通中西的表现手法,巧妙兼顾了写实之长和写意之韵,呈现了用色素雅、用笔灵动的清丽画风。(郭祥达)

在黑龙江市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有一个边陲小镇漠河镇,地处祖国的最北端,素有“中国的北极村”之称。每年有许多全国各地的旅行爱好者,来此寻找“最北的幸福”。

前些年的一个秋天,我曾随一旅游产业考察团在漠河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活动。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期间,漠河的秋色就如上帝的调色盘打翻在大兴安岭,色彩斑斓,美得令人窒息。有人说,有些地方的存在就是专为浪漫的、让人向往的,而秋天的漠河就是这样的地方!

漠河的秋天藏在北极村里,这里水清、风爽,白桦林金灿灿,秋天的气息特别的浓,远远望去好像是一幅美丽的油画。这里有最北银行、最北小学、最北邮局、最北超市,任意一个地方都号称中国最北。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神奇的天文景观——北极光。所以,漠河镇又被称为“不夜城”。

烟波浩渺的黑龙江从村边流过,北极村逐渐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坐标,每年都有很多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来村里“找北”,体会那份最北的幸福。而北极村的村民依托“找北游”,发展旅游业,已经稳稳找到了幸福的方向。

考察期间,有两个晚上我们是住在北极村的。清晨,宁静的小山村可以聆听鸟鸣声,可以看见袅袅的炊烟和碧水青山,可自由拍摄日出和原生态的田园风光。我一步步亲近辛勤的劳作看见父亲挥鞭鞭子吆喝耕牛掉头的刹那他瞥了一眼新翻的泥浪额头上的万沟壑洋溢着春色母亲开沟、做畦、点种

把丰收的希望播进湿润的春天我岂能辜负犁与锄头的召唤和父母一起赤脚走进希望的田野我弯腰弓背,脸朝黄土背朝天把种子和着一滴滴汗水埋进泥土我要用一片生机勃勃的发芽声装点生命美好的春天

最北的福地

□陈荣彬

鳞、重唇、鳊鱼等珍贵冷水鱼,用江水地江鱼,味之鲜,情之美,在我看来,无与伦比。由于北国雪原的气候形成的原因,据说,在漠河、在北极村,越冷的天越要吃冰棍儿,可惜我们只是欣赏了它的秋色,冬季吃冰棍成为下次旅行的约定了。

按照北极村人的习俗,每年夏至这一天,北极村的人们都会自发来到黑龙江边,点起篝火,边跳舞边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在夏至这一天,北极村是中国白昼最长的地方,太阳从落山至初升的时间只有3个多小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黑夜,所以,人们把夏至的北极村称为“不夜城”。一般来说,太阳东升西落是自然常识,但在夏至的北极村,太阳却是北升北落,晚霞与朝霞紧紧相连,映照于北方的天空。这种在同一时间可以欣赏到晚霞与朝霞的神奇景象,就我国而言为北极村所独有。正因为如此,才带火了“最北的幸福”。我们来到北极村时,已经是秋天,虽然没有目睹北极村的极光现象,但着实感受了一次找到了北的幸福体验。

百年风华上海滩

□李伟明

华夏大地江河无数,论体量,黄浦江当然算不上什么大江大河。但论影响,黄浦江却完全称得上名江名河。只因它静静地穿过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默默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

黄浦江是长江汇入东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也是上海市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3公里,流域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境内流域面积5193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上海八成以上的土地属于黄浦江流域。

因为黄浦江,上海城分浦东和浦西。沿江两岸,风光无限,也是上海城市景观的精华所在。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风景,自然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外滩。

晚秋时节,因腿疾赴上海寻医。返程这天,尚有时间剩余,想起早上收到一个在上海工作的朋友发的微信,显示他在外滩晨跑,便决定去外滩转转,也不枉来了这么一趟。

人们常把上海称作“上海滩”,因为外滩是上海的标志。有一种说法:去过外滩,才算去过上海。去了外滩,便知此言不虛。它不仅是大上海的客厅,也可以说是中国城市最经典的一个部分。

很早的时候,我这个乡下人顾名思义,以为上海外滩在海边,就像一些沿海城市的海滨那样,立于堤岸,面朝大海。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外滩,其实还在城里,而且算得上中心城区。

为什么叫“外滩”?原来,在上海的地名习惯用词中,一般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所以,上海人就把上游的黄浦江河滩叫作“里黄浦滩”,简称“里滩”,下游的黄浦江河滩叫作“外黄浦滩”,简称“外滩”。

从静安区住处出发,车子很快行至黄浦江畔。路旁,是一排不算很高,但透着浓郁的古朴气息的楼房。对岸,则高楼林立,造型各异。这些画面,早就从有关图片或视频中见过。如今到了现场,东张西望之际,更觉眼前美不胜收。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上海比平日冷清了不少,但外滩依然有一些游人。这种免费的神圣景区,总有它特别的魅力。它的神采丰姿,不是一次两次可以领略够的。来来往往的游人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最靓丽的城市建筑群,其实立在一块年轻的土地上。

几百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自然滩地。潮起潮落,漫过这片寂寂无名的低洼地。滩上,慢慢形成了一片农田,辛勤开垦的农人们,也许散居于阡陌之间。房舍自然不可能大气豪华,也许比内地的农舍还要低矮。当时的人们定然预料不到,这块土地将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

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外滩一带被划为英国租界,由此逐渐形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上海近代城市建设也从这里起步。于是,我们从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了“上海滩”,知道了那么多风云人物,传奇故事。

上海辟为商埠之后,黄浦江畔这块原本寻常的土地,陡然华丽转身,命运发生大转折,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一批批洋人进来了,一栋栋洋味十足的建筑争相冒出地面。它们风格迥异,各领风骚,让人们大开眼界。尤其是进入20世纪,随着世界建筑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外滩涌现了一批多层和高层建筑,汇聚了西洋各国以及中西掺合式等多种风格,形成了“万国建筑博览群”,铸造了一道奇丽的风景线。从此,提到上海,人们想到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并存的建筑,它们已经成了上海的标签。

到了这里,不停车驻足是说不过去的。江岸,专门为游人设置了观景的空间。我们下车,拾阶而上,黄浦江就在眼前。这时,不妨用贪婪的目光将四周尽情看个遍。

如果想顺着历史的脉络,可以先看看西岸。在不到两公里范围内,当年出尽风头的“万国建筑”还在,当然,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那个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几十座大楼,有的现为国内一些单位的办公楼,还有一些则是各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总部以及高级宾馆。和老照片对比,这一带的大致轮廓还在,只是色调新了许多,由灰暗变得光鲜。这也难怪,社会在进步,城市在发展,更有岁月在催促,再古老的建筑,也很难完全保持原貌。能够维护整体风格,已经十分难得了,那还是因为它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硬价值摆在

那里。在很多不知名的城市,一些年代更久远的建筑、街区,只因当时无人识,而当地的决策者又缺乏文化底子和长远眼光,早就被他们当作破烂毫不留情地处理完毕。近些年,很多城市觉醒了,意识到了那些土而旧的东西在文化旅游中的经济价值,又来斥巨资仿造古建筑,炮制旧街区,有的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让人哭笑不得。每当听到这种事,我就觉得,一个地方,遇上一个睿智的领导有多么重要,而这也许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一个地方,更重要的还是要形成民间的文化力量,让它来保护本土文化。

看着眼前的美好景象,不可忘却的是,当年的繁华,不等于国家的兴盛。百年前,这些地方,是外国人的天堂,富丽堂皇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无奈。即使今天,这个民族确实重新强大起来了,人们也不应该无视历史,忘乎所以。居安思危,才能让我们走得更稳健。

视线转移到东岸,又是另一番情形了。如果说浦西一位长者,儒雅而温厚,浦东则青春刚健,透着满满的蓬勃朝气,活脱脱就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模样。

这块高楼林立、在上海含金量最高的土地,有个名字叫陆家嘴。上海叫“嘴”的地名似乎不少,比如周家嘴、杨家嘴、宝山嘴、金山嘴等等。从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就知道,眼前这块最富贵的区域,其实也是出身寒微。但是,时代给了它巨大的机遇,它因此快速崛起,勇立潮头。

在这片城市森林中,我一眼看到了造型独特的东方明珠塔。早些年,很多游客认为,到了上海,就该去外滩;到了外滩,就该上东方明珠塔登高望远,拍照留念。这座不像楼更像塔的建筑,高468米,于1995年建造完成,是上海的标志文化景观之一。更稀奇的是,这么一座建筑,居然是一处五A级景区,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游客登塔观光。东方明珠塔当然不仅仪是用来观光的,它同时还有电视台发射塔、住宿、休闲娱乐等功能。

东方明珠塔虽然独特,但也未能独占浦东风光。再往远一点看,在高楼群中,还有三座大楼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外滩三件套”的金贸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

这三座大楼,一矮更比一矮高。金茂大厦高420.5米,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的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492米,地上101层,是2008年投入运营的中国第一高楼,位于100层的观光厅刷新了东方明珠塔的观光高度;于2008年建设、2016年建成的上海中心大厦,高度达632米,地上127层,是目前国内最高楼。它高耸入云,以“谁与争锋”的自信,让周边建筑瞬间俯首称臣。看看它们的历史,就知道,在建筑方面,技术的进步就是这样日新月异,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三五年。其实,只要是经济方面的事,其他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倒是思想与文化,令人未必处处胜古人。

“外滩三件套”在民间还有个有趣的说法:根据它们的外形,人们把上海中心大厦称为“打蛋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称为“开瓶器”(远远看去,确实像个开啤酒瓶的工具),金茂大厦称为“注射器”(看看顶上那尖尖的针头就知道了)。听到这个说法,哈哈大笑之余,不得不佩服命名者的幽默与智慧,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啊!

这一带知名的特色建筑还有很多,比如外白渡桥等。我们只是乘车匆匆绕了一圈,无法一一细看。其实,即使时间再充足,又怎能将上海滩的风采看个遍?

黄浦江流淌了千百年,很多东西都在变,但江水依然从容东流,过往船只依然川流不息。一艘巨轮缓缓驶过时,我请同伴以此为背景拍了个照片。岁月无情,一切精彩终将逝去,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经沧桑的黄浦江,见证了这块土地的百年风华,相信它还将见证这里的千年风流。

用微信把照片发给那位曾在外滩晨跑的朋友。很快,朋友来电,邀请我们去他办公室坐坐。电话里,他说,理论上,他站在窗口可以看到我们。当然,此时,我们已经上车,他没有特异功能,也就无从看起。按照朋友给的地址,找到他办公室。这是外滩西岸的某一栋楼。站在窗前,但见黄浦江在眼皮底下优雅地拐了一道弯,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尤其是对岸的浦东,看得更加清楚,毕竟高度不一样了。我戏称,这样的办公环境,相当于每个月增发了好大一笔福利。毕竟,物质条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人不仅仅是为了钞票而干活,在考量收入的同时,还得综合考虑工作环境、舒适度、个人志趣等等因素。在这样的地方上班,疲倦时站在窗前看看世界级的城市风景,甚至让思绪穿越时空纵横驰骋,这份幸福,无疑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